

黎紫书
作品

野菩萨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菩萨/黎紫书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33-1005-5

I. ①野… II. ①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马来西亚—现代 IV. ①I38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7638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3-0350

野菩萨

黎紫书 著

责任编辑 罗 晨 侯晓琼 林妮娜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005-5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序 异化的国族，错位的寓言 王德威
- 9 国北边陲
- 33 无雨的乡镇·独脚戏
- 43 疾
- 55 我们一起看饭岛爱
- 65 七日食遗
- 79 假如这是你说的老冯
- 87 此时此地
- 109 生活的全盘方式
- 133 野菩萨
- 173 卢雅的意志世界
- 207 烟花季节
- 249 色相
- 261 未完·待续
- 295 后记 小说练习本

序

异化的国族，错位的寓言

王德威

黎紫书对中国读者也许仍然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海外她早已名满华语创作圈。黎紫书崛起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奖，过去十多年来也不断得到台湾、香港的各项文学奖项肯定。《野菩萨》是黎紫书近年的新作结集出版，因此特别值得有心读者的重视。

黎紫书的创作一般被归类为马华文学。顾名思义，马华文学泛指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创作的结晶。长久以来，以大陆中国为中心的文学史多半将马华文学视为海外华文创作的边缘。的确，当港台文学都被赋予聊备一格的位置时，马华文学的分量似乎就更等而下之了。这样的文学史观在近年有了大幅修正。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评者开始理解，相对于中国大陆文学所代表的正统，海外华语社会其实早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传统。这样众声喧哗的现象其实更丰富了我们对于当代中文／华语文学的认识，而阅读黎紫书恰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黎紫书所来自的国度马来西亚有复杂的种族、文化背景，也曾经历相当颠簸的历史政治经验。马来西亚从十九世纪初年以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宣告独立。华人移民马来半岛的历史早在十八世纪或更早就已经开始，到了马来西亚独立前后，华人人口超过四百万，早已形成不可忽视的文化、经济、政治势力。马来人、华人还有原住民等不同族裔之间的关系在殖民时期就十分微妙，因为独立建国，各族裔之间的角力浮上台面，而首当其冲的是华裔。六〇年代的马来西亚的政局躁动不安，终于导致一九六七年以排华为诉求的“五一三”事件。事件之后，华人地位大受打击，华社、华校、华语都沦为被压抑的对象。这是一代马来西亚华人心中永远的痛。

黎紫书其生也晚（一九七一年），在她成长的经验里，六〇年代或更早华人所遭遇的种种都已经逐渐化为不堪回首的往事，或无从提起的禁忌。但这一段父辈奋斗、漂流和挫败的“史前史”却要成为黎紫书和她同代作家的负担。他们并不曾在现场目击父辈的遭遇，时过境迁以后，他们试图想象、拼凑那个风云变色的时代：殖民政权的瓦解、左翼的斗争、国家霸权的压抑、丛林中的反抗、庶民生活的悲欢……在此之上的，更是华裔子民挥之不去的离散情结。而在没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从事华文创作，其艰难处，本身就已经是创伤的表白。

黎紫书早期的作品如《山瘟》，最近的作品如《告别的年代》，

都触及这些历史经验。而她所运用的风格，不论魔幻写实或是后设解构，与其说是形式技巧的实验，更不如说是她介入、想象历史的方法。这些作品写马共的兴衰，写“五一三”事件，都成为记录马华族群心路历程的印记。然而在《野菩萨》里，黎紫书所选择收入的作品却多半没有明确的历史关联性。她的人物或者漂泊在天涯海角，进行卡夫卡式的荒谬追寻（《国北边陲》）；或者陷入虚无飘渺的网络世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难以自拔（《我们一起看饭岛爱》）；或者根本就是过着寻常匹夫匹妇的日子，在爱怨痴嗔的漩涡里打转（《野菩萨》）。

黎紫书这样的安排耐人寻味。我们当然可以说《野菩萨》的作品多半是她最近十年的新作，借此她有意呈现写作的现况。但我更以为这也代表了黎紫书与家乡的人事、历史对话方式的改变。《野菩萨》中的作品呈现奇妙的两极拉锯。一方面是怪诞化的倾向：行行复行行的神秘浪子（《无雨的乡镇，独脚戏》），恐怖的食史怪兽（《七日食遗》），无所不在的病与死亡的诱惑（《疾》）；另一方面是细腻的写实风格：中年妇女的往事回忆（《野菩萨》），少年女作家的成长画像（《卢雅的意志世界》），春梦了无痕的异乡情缘（《烟花季节》）。借着这两类作品，黎紫书似乎有意拉开她与国族书写的距离，试图重新为马华主体性做出更复杂的描述。

谈到国族与书写，我们免不了想到詹明信（Frederic Jame-

son) 有关“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 的说法。^① 詹氏认为第三世界作家受到第一世界政经霸权的压迫, 以及社会内部一触即发的张力, 让他们的作品每每带有寓言色彩。他们不像第一世界作家那样耽溺在个人化的象征书写游戏, 而必须成为国族命运的代言人。这样的理论仿佛言之成理, 其实暴露一个来自第一世界批评者一厢情愿的想象, 更何况潜在其下的以偏概全的世界观。黎紫书的书写境遇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辩证。

马来西亚华人的祖辈也许来自中国大陆, 一旦在马来半岛落地生根, 自然发展出在地的传统。这个传统带有丰富的移民色彩, 杂糅了移居地的风土民情; 也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 无论是英国人在半岛上的统治, 或是华人对当地土著的抗争, 都为原来的人文生态带来改变。但如我在他处所论, 这个传统更带有遗民色彩, 一种在错置的时空中对中原文化的遥想, 对原本就十分可疑的“正朔”莫名所以的乡愁。^② 时间流洗, 当移民、殖民、遗民的时代转化成为后移民、后殖民、后遗民的时代, 华人所面临的情境反而较此前更为复杂。

面向马来西亚国内, 华人是少数族裔中的多数, 与马来文化的磨合仍在匍匐进行; 面对父祖所来自的宗祖国, 他们不能不自

^①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Autumn, 1986): 65-88.

^② 王德威, 《后遗民写作》(台北: 麦田出版, 2007), 第1章。

觉自己早已经是外人，甚至是外国人。曾有许多年，一波波年轻的马华作家到台湾去，企图在那里找寻国族认同的方法。李永平、温瑞安、张贵兴都是其中佼佼者。但当岛上自决意识日益尖锐，这些作家的想象的乡愁有了进退两难的尴尬。^①他们成为(想象的)原乡里的异乡人。

所谓的“国族寓言”因此不能轻易地运用在马华文学的书写上，因为马华作家所面对的问题远较此纠结。套用老舍《茶馆》里的名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们是否可说，像黎紫书这样的作者处理她的国族身份时，不论是作为国家认同的马来西亚，或是文化认同的广义的“中国”，她总是惊觉那是已经异化的国族？而就算她写作含有寓言意图，那也是关于不可闻问的，自我抵触的寓言——错位的寓言？

异化的国族，错位的寓言。黎紫书安排她的人物游走流浪，迎向黑洞般宿命，或大量使用自我嘲讽、解构的叙事方法，其实都可以视为她的创作症候群。在像《野菩萨》这样的创作选集里，我们看到黎紫书更将她的症候群内化，使之成为书写的动机。换句话说，她甚至不在文字表面经营历史或国族寓言或反寓言；她将她的题材下放到日常生活的层面，或者是极其个人化的潜意识领域。

^①有关张贵兴、黄锦树、李永平等的创作与华族情结，参看《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2007），第16、18和20章。

国族大义那类问题早就在穿衣吃饭、七情六欲之间消磨殆尽，或者成为晦涩的、凶险而怪异的“东西”，最好不要轻易接触。与选集同名的《野菩萨》是个平常不过的旷男怨女、时移事往的故事，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华人社会以内的世路人情再千回百转，其实是内耗的困局，华人社会以外的“国家”仿佛不在，却又无所不在。《烟花季节》处理了马来西亚不同种族之间的男女情缘。这样的情节当然并不新鲜，但越是如此，越凸显黎紫书对“同胞”之爱何所来、何所去的困惑。另一方面，《国北边陲》里父系家族的诅咒成为原罪，血亲的存亡绝续是与生俱来的宿命，却又是荒谬无比的蛊惑。而在《七日食遗》里，历史不折不扣地成为怪兽，吞噬一切，消灭一切。

是在这最平常和最反常的文字之间，黎紫书实验她的叙事策略，而且每每有出其不意之笔。《我们一起看饭岛爱》里百无聊赖的情色女作家网上调情的对象，有可能是她的儿子；《无雨的乡镇，独脚戏》里我们所依赖的叙事声音，也许就是我们最该怀疑的杀人犯。而有什么比《生活的全盘方式里》的那个年轻女子，在一趟最简单不过的采买里，竟然……这些诡谲甚至惊悚的场面如此突兀地发生，以至让读者有了无言以对之感。无言以对，因为生命中有太多的爆发点，无论我们称之为巧合，称之为意外，就是拒绝起承转合的编织，成为意义以外的、无从归属的裂痕——乃至伤痕。我以为这正是黎紫书的用心所在，也是黎紫书小说本身

作为一种创伤见证的原因。

我对《野菩萨》还有一层体会：黎紫书更是以一个女性马华作者的立场来处理她的故事与历史。马华小说创作多年来以男作家挂帅，从潘雨桐、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梁放、小黑、李天葆到年轻一辈的陈志鸿都是好手。女性作者中商晚筠早逝，李忆君未成气候，黎紫书的坚持创作因此特别难能可贵。但我不认为黎是普通定义的女性主义者。虽然她对父系权威的挞伐，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讽刺，对女性成长经验的同情用力极深，但她对男性世界毋宁同样充满好奇，甚至同情。毕竟在那个世界里，她的父兄辈所经历的虚荣与羞辱，奋斗与溃败早已成为华族共通的创伤记忆。

不仅如此，黎紫书借题发挥，从女性的角度看男性，甚至从男性的角度看男性，又形成另外一种性别错位的寓言。《国北边陲》《无雨的乡镇，独脚戏》都是很好的例子。由此形成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① 让国家的、伦理的、阶级的、性别的关系隐隐地都“不对劲”起来，这是黎紫书对“马华”作为一种异化的国族及个人经验的独到之处。

究其极，黎紫书叙事基调是阴郁的。徘徊在写实和荒谬风格之间，在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和奇诡的想象探险间，在愤怒和伤

^①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31.

痛间，黎紫书似乎仍然在找寻一种风格，让她得以挥洒。她不畏惧临近创伤深渊，愿意一再尝试探触深渊底部的风险。她这样的尝试并不孤单。香港的黄碧云，台湾的陈雪，还有中国大陆的残雪，都以不同的方式写出她们的温柔与暴烈。

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小说，黎紫书的马华书写无疑属于“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①：大宗、正统的中文文学以外的华语书写传统。但黎紫书笔锋起落却饶有大将之风。她对马来西亚家乡的关怀与批判，对华语写作的实验与坚持，都让我们惊奇她的能量。我愿意推荐黎紫书，希望她的作品能够引起共鸣，也期盼她其他的小说——以及更多马华作家的作品——能在中国大陆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 *Mississippi Review* 11, 3 (Winter/Spring, 1983):13-33.

国北边陲

你捂着胸口，随即回身。仿佛他也曾经回头，也在一刹那嗅到了龙舌菟妖冶血污的腥气。你们的目光穿透彼此，熟悉，但说不出来对方的名字。那人似无所觉，继续走他没有前方的路。那背影在正午的光纹里荡漾，不过瞬间，便已融入。

他是这样穿过小镇的。你看见他瘦小佝偻的身影，从阳光的斜睨中出现。彼时烧了一个元月的艳阳，容光开始黯淡，那人拎着干干瘪瘪一个旅行袋，徐徐横过车子行人不怎么多的大街。是这样的，你看着他从小镇的侧面走来，进入镇的腹地。

分明那人步履蹒跚，而且沿着街店的五脚基蹒跚行走，一度向你迎面而来，但你一个转身便记不起他的面目。就像忘记你死去的父亲一样，你的记忆再无画面，只有气味、声音和质感。那人是谁，你的嗅觉回答你以死亡的味道，有草叶腐坏的气息，胃癌病人呕吐的酸馊之气，还有迅速灌入肺中，那郁烈而矫情的浓香。

新年过后，这镇满地残红。你回过头追溯，那人影已经消失，一街鞭炮纸屑依然静态。大白天，仿佛瞬间，一个人融解在逐渐模糊的光谱中。

你父亲举殡那天，你穿着黑衣，端坐在母亲膝上。母亲，她的怀中枕着小妹，襁褓里飘来熏人的乳香。那馥郁的芬芳让人怀念，像母亲的针线，它穿透了眼前重重叠叠的黑白帷幕。你被人们抱过去，高高举在许多胳膊和人头之上。你看你看你父亲的遗容。那脸你也许没看见，却记得当时的惊恐。如今你抬头看见童年的自己奋力扭身蹭脚，两只小手捂着眼睛，和那发青的脸、颤抖的唇。

在城中你连夜噩梦，老是在漆黑的太平间解剖一具没有五官的尸体。他是谁，摸上去是男性皮肤粗糙的触感，毛孔贲张，胯间的阳具少了两颗睾丸。手术刀刺破胸膛，霍然一颗血淋淋的心脏从破口弹出，掉入你的怀里，兀自扑通扑通作响。

要不是这梦如水母般吮贴和纠缠，你便不会回到这小镇。你携了一皮包镇定剂与安眠药，回来找寻那传说中可以医治偏头痛和止夜梦的草药。父亲留下的笔记本里这么写“茎直立，枝有翅状锐棱，叶互生，长倒卵形；透奇腥，茎叶有剧毒，根部性能宁神定惊，主治头痛顽疾、遗尿、癫痫、神经衰弱，奇效显著，仅见于西郊某山谷”。

那山谷，你是到过的。在这偏远的北方小镇，西边长城似的列开一叠山峦。小时候父亲曾经带你攀山涉水，深入那些阴森的

沼泽和丛林。印象中仿佛真有过那么一个山谷，只要越过无力的虎啸和雨蛙家族们潮湿的口讯，向西渡过密密麻麻绵延开来的野茅草，自有嗅觉告诉你，那神草的所在。

头痛症引发的失眠持续了七夜，你打开装满父亲遗物的箱子。没有钥匙的锁头得用三角挫撬开，万万没料到会先看见一面镜子。你枯槁的容颜在镜里颤抖，眼眶与脸颊深深凹陷，浅浅浮一抹死亡和饥渴的颜色，尸灰与青苍；松弛的脸皮下垂，哀悼着二十九岁早逝的青春。你挤弄那肿胀的眼睑，泪腺涌出一行无感但滚烫的眼泪。

笔记本的末页夹一纸张，有古老的墨迹，行书体，写“三十之前需得龙舌菟根部鲜品五钱，配萝芙木、猪屎豆煎煮，老鳖为引。据说腥臭难咽，唯可解我陈家绝嗣之疾”。据说是曾祖父手迹，背后另有父亲的钢笔书写：“一九八九年西郊四十里，曾闻龙舌吐腥。”你彻夜翻阅这册子，前面大半册记载的是伯父死前三十六日的症状，后面转为父亲个人私密的札记。

童年时你就听闻了这家族传说，虽则大人们讳莫如深，你仍然可以从他们的眼中看出端倪。那些泛着磷光的眼睛，充满了智者的悲悯与爱怜。大家都洞悉了你深邃的命运，他们用送葬者常有的眼神，目送你步入命中的黑洞。这冗长的丧礼历时三十载，“凡我陈家子孙，须穷一生寻觅龙舌神草。”

带着箱子里的笔记本、书信与文件，你孤身回到镇里。动身当天，小妹抱着初生的孩儿前来送行，你看见她在月台上挥手，想象当年棺中的父亲，如何凝视前来瞻仰与拈香的人群。但其实父亲的形象已经稀薄，像雾中一袭幻影。你记得的是他的声音与气味，那些年头他在铺中翻掀《本草纲目》，低沉的声音哑哑吟读书上的文字。幼年的你像猕猴一样伏在他宽厚的肩上，嗅着摊于膝上的书本飘来各种药草青涩的香气。车前、虎耳、七星针、百花蛇舌……你可以透过名字感知它们的气质和生态。

伯父病发那段日子，你第一次听闻龙舌苋的名字。大人们合力把伯父锁进老厝宅尾端的杂物房内，你总在夜里听到屋子深处传来牲畜的哀号。由是你害怕钻出被窝，独自摸黑到天井解手。你在那些夜里初尝失眠之苦，犹且忍受着膀胱满满的胀痛，蜷缩在父母温暖而汗湿的躯体之间，连连哆嗦。心理医生说，这段回忆是造成你日后失禁的原因。你知道唯有穿过时光，勇敢走进那野兽的瞳孔里，你才有望摆脱纠缠多年的恶疾、羞耻与挫伤。而你回到这镇上，在这国土最北的边陲，长长一条铁道蔓延的终站，你仍然每天凌晨醒来，在寂静的火车站旅馆内，收拾被尿液渲染的被单。

以前这镇满溢着药草的味道，泥土中腐植质的气息，阳光遗留在草叶上的体味。如今你只嗅到满室抑郁的尿臊，一如伯父逝世后的杂物房，累积三十六日的尿臭尿臊长年不去。父亲在那黏

稠的空气内，枯坐三日，你与母亲在虚掩的门外窥探，看见男人的身影在薄光中淡去。

父亲比伯父年幼三年，这意味他只余三年元寿。遗物中有曾祖父的手笺：“初抵南洋，被押入丛林开山辟路，某夜饥从中来，遇一奇兽而宰食，疑触犯山魃，逢病发手脚痉挛、体内风火、汗水狂飙、幻象杂错。遍寻巫医不果，后遇一百岁长者，曰中降头，又谓此蛊难解，除非觅得神草龙舌，否则世代子孙命不过三十。”

父亲在命中最后三年，丢下药铺的营生，走入山里寻觅龙舌苣。你看过他晚间把头埋在柜台里，一边疾笔抄写，一边喃喃自语。翌日晨起时父亲早已离去，只有皱成一团的纸张弃于煤油灯四周。你把纸团摊开，有如掰开尸体冰凉僵固的拳头，看见那里头画一株茎粗叶密的草本植物。龙舌苣，自曾祖父壮年暴毙以来，便成为你家族秘传的图腾。

此后，“寻找”遂成为陈家后裔的人生命题。据说前两代因而流离，祖父七兄弟多随人民军流散东西马密林，借时代的机缘深入这土地最私密的禁地，以搜寻那意识中的腥气。旧箱子内有祖父众兄弟的来函，每一封信通报其中一人的死讯。

“大哥前日病逝，正逢冬至，离三十诞辰尚有两日，终大劫难渡。”

“二哥被英军抓获，死前受尽折磨，仍坚信只须熬过生辰，恶咒不解自破，唯天命难违，终被射杀。”